

蔡长宜诗二首

庚子岁末迎春团会

东坡园里时贤聚，
雍雅岸边诗韵耕。
庆入舒门同习艺，
更凭趣味互参评。
书法嵌奇王米字，
河鲀品美宝珍羹。
竹梅慷慨斟醇酒，
宾主陶然不了情。

无题

春云破绽十余秋，
心事茫然几许愁。
万丈红丝无系处，
千回绮梦有期攸。
投梅报李阳台上，
望月飞鸿海角头。
柳藉灵犀倾侧悚，
似邀倩影共扁舟。

诉衷情令·过年回家(外一首)

□ 罗显容(成都)

爹娘健在把家回，喜悦上蛾眉。俯身膝下私语，炉火两相偎。
情眷恋，叹睽违，几程期。半生漂泊，寸草春晖，此刻多陪！

浪淘沙令·搬运工

风雨对凉暄，背向青天。大包麻袋压双肩。赤膊穿行于闹市，热汗温颜。
饱饿几重欢，苦累无言。男儿有责在當前。何惧此生长碌碌，心系家园。

2021 短句

□ 庄剑(宜宾)

一

对着空旷的雪原
我喊了一声
梅
梅的回声
就暖了我的世界

二

东楼 看你渐渐长高
看扶你长高的铁臂隐去
你是否知道一颗散淡的心
就这样 在自家的阳台
旁若无人地认真陪你

三

雪 已经在朋友圈
下得铺天盖地
此刻 从你心的雪径路过
看见似曾相识的红围巾
我的敏感 小心翼翼

四

带泥浆的工装来不及换下
就靠着做行道树的桂花
视频 手机屏幕上
你看见名叫桂花的女儿
像家中小院的腊梅笑开了花

题中国象棋(外一首)

□ 遥姚(成都)

楚汉相争摆战场，
六十四格刀枪。
将帅坐镇九宫内，
仕相护驾在两旁。
左右并排车马炮，
五兵列阵在霸桥。
运筹何须千里外，
灭国只在二指间。

南京游

云横钟山龙脉升，
雾锁金陵霸气腾。
九代金粉繁华邦，
六朝古都帝王城。
孝陵坟前观旧迹，
中山陵上谒三民。
不将往事挂萦怀，
再赋新词续新篇。

年猪饭里话乡情

□ 李美桦(凉山)

场的人手痒痒，脚痒痒，心也痒痒。优美的笛音伴着酣畅的笑声，嗷嗷的吼声，破破的击掌声，呼呼的跺脚声，每一个人都兴奋着、沸腾着，用乡下最真的人间烟火味，渲染出一幅农家丰衣足食的动人画卷。

那些年吃年猪饭，除了猪血旺、红烧肥肠、咸烧白等家常菜外，最重要的大餐是坨子肉。把肥肉切成两寸见方，放在锅里清炖，再加适量的莴笋萝卜，用姜末辣椒香葱打蘸水，吃在嘴里一口一包油。在饥肠辘辘的岁月，这是最解馋的方式。我远方表叔长得虎背熊腰，去吃杀猪饭的时候，有人跟他打赌，说谁能顺锅边把坨子肉捡一圈，他出两瓶沱牌白酒。表叔把饭刨完，拈起锅里的肥坨子肉，往蘸水碗里一蘸，噗噗两口气一吹，丢进嘴里一抿就是一坨；再一抿，又是一坨。转眼间，大铁锅里的坨子肉，就让他捡了两圈。他举着筷子还要往锅里拈，粗壮胳膊就让人拽住了。那直径3尺5寸的大铁锅，顺着锅边捡一圈，就是小半盆肉。他刚吃了饭，再把这些肉吃下去，吃坏了怎么办？这事儿过了很多年，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过惯苦日子的人，就盼着顿顿有肉吃，年猪杀得多，也杀得多。吃不完的肉，腌制成腊肉、火腿，想吃就抱出来炖。寨子里么叔杀年猪，一口气杀了四头大肥猪，最大的一头600多斤。七八个壮汉，使劲全身力气，也没把这头又肥又笨的猪拿上案桌，只好按在沿坎边半推半就宰了。光那头大肥猪，猪油就有100多斤。此后寨子里杀年猪，大家总会拿么叔家这头猪作比较。

随着时代变迁，年猪饭又有了新的改进。大家都嫌那坨子肉肥，把它改成了回锅肉、小炒肉。在我的老家一带，家家的肥猪都喂熟食。扯好猪草，剁碎后伴着包谷、老南瓜、红苕，用大锅慢慢炖，用粮食催出来的肥猪，肉质好，炒回锅肉特别香。油汪汪的肉切出来，和着姜片香蒜一炒，满寨子都弥散着回锅肉的浓香。

这一年，弟弟杀年猪，我们回家吃年猪饭。院子里依旧高朋满座，笑语喧哗。可是年猪菜端上桌，却让我傻了眼，端上桌的菜变了花样，用瘦肉剁碎加鸡蛋炸

穿越时空的稻香

□ 郭万梅(天津)



稻田

扰试种水稻。

其实，在葛沽试种水稻第一人的并不是徐光启，而是明代天津海防副总兵汪应蛟。

明万历二十八年，他见津郊葛沽、白塘口一带荒地甚多，无人种植，就大胆采用江南“十字围”耕作之法，利用海河之水灌溉去除盐碱，开创天津种稻先河。

十三载后，徐光启寻着汪应蛟足迹来了。这次他要试种更优良水稻。他托朋友从南方买来尚好稻种，又自己设计制作风力车轮，开启葛沽种植水稻之门。

风助车轮转，日夜灌田忙。就这样，徐光启整日泡在田间地头，与乡亲们一起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
他有时忙得顾不上回营房吃饭休息，乡亲们敬重疼惜这位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的“长官”，从家里盛来香喷喷挂着葱花儿的手擀面，端来可口嫩滑刚出锅的水鲜饺。

徐光启居住的大营，设施条件非常简陋。床铺都是用干枝树杈子做的支架，上面铺就木板草席，躺在上面硬邦邦的极不舒服。营房里，春秋两季还没过完，可到了冬夏就难捱了。

冬天，西北风像饿狼嗷嗷叫着，顺着门缝直往里钻，乡亲们怕他睡硬板床水冷，就运来熟土稻草为他盘了一铺火炕，暖热干燥的火炕不知为徐光启抵挡了多少瑟瑟寒风。

知了鸣叫，虫蛙聒噪的夏季，乡亲们怕他夜晚难以承受蚊虫肆虐叮咬，就撒开人马来田里割来一种青草，晒干后编成几卷席子，夜间点燃放置门口为其驱蚊避虫。有了这种天然蚊香，夜里再无蚊虫肆意侵扰了。不仅能驱蚊夜谈，还可睡个安稳踏实觉。

东方渐渐发白，几只翠鸟几声唧唧，惊醒了梦中人。徐光启揉揉松松睡眼，一骨碌翻下来，忙找自己的换洗衣物，打开简易箱柜，盘盘抖来一股桂花儿香，一打浆洗干净的衣物服帖地摆放在柜子里。他抽出一件抖开，惊喜地发现肩肩开裂部位已用细密针脚缝补好，这个大男人心头一热，鼻子一酸，眼睛湿润了……

四

百姓的情义他记下了。他同样用一颗善良真挚的心对待乡亲们。当时他试种的粮食不仅有水稻、大麦、小麦、高粱、豆类 and 红苕，还有白菜、早萝卜、青水萝卜、胡萝卜、菠菜、韭菜、芸菜和白薯等种类齐全的蔬菜。

成圆子，除了炒猪肝、烂刀肉、油炸排骨、红烧肥肠外，还有鸡肉、鸭肉、牛肉，年猪饭办成了农村常见的酒席。唯一不变的，是那盘酸菜豆腐血旺汤。我悄悄问乡媳，吃年猪饭，怎么没有回锅肉呢？

“现在的人连瘦肉都不怎么喜欢吃，哪个还去吃肥腻腻的回锅肉呀？”兄弟媳妇乐乐呵呵地说。

她说得轻松，我却半信半疑。几年后，这事又一次得到了印证。我回到老家，邻居家杀年猪，我被邀请去吃年猪饭。还没到开席，几个年轻人在院子里忙着切五花肉、瘦肉，旁边几盆炭火烧得旺旺的，他们正用烤架烤肉。冬天的阳光很温暖，大家围坐在烧烤架旁，一边吃着烤肉，一边就着白酒啤酒饮料，用家长里短的龙门阵，品味浓浓的乡情。

“记得那年么叔家年猪杀了4头，最大的600多斤，现在还有没有这么大的猪呀？”

“杀头猪，把心愿了喽就行了！要吃肉，上街买就是，方便得很！”几个老辈哈哈地笑着说，年猪喂到200多斤就够了，猪肉质嫩，好吃！

过去和他们在一起，谁家修了新房，谁家粮食多，谁家年猪大，是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。现在吃年猪饭居然没把过年猪放在心上，那么他们关心什么样的话题呢？老人笑了，现在大家经常挂在嘴上的，是哪家的娃娃成绩好，上了什么好大学，有个什么好工作……

吃饭的时候，桌上少了牛肉、羊肉、鸡肉，又上了小炒肉、回锅肉、红烧肉、血旺汤，全是过去吃年猪饭的家常菜。不过饭桌上又多了一样菜，那是一盘烤肉。还不等我发问，主人家就做了解释：中午的烤肉有几位没吃到，专门留了些，大家都尝尝。

一滴水，可以折射世界。杀年猪，吃年猪饭，这看起来极为普通的家常小事，依然脉动着社会变迁的韵律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年猪饭变换的是花样品种，不变的是乡间浓浓的亲情。乡亲们乐呵呵的笑声，永远充满朝气和活力，成为镌刻在脑海中眷恋乡愁的永恒记忆。

水井湾

□ 许岚(眉山)

从仁寿县城到四公镇，坐车一个半小时，一个人。从四公镇到周家院子，步行一小时，一个人。每次回故乡，我都喜欢一个人来，一个人去。一个人感慨，一个人承受。

四公镇以前叫四公乡，后来拆乡并镇，就升级为镇了。在我朦朦胧胧的记忆中，四公应该是仁寿最偏僻的乡，很小气，也很落后，逢场也只半天。只有每次回家，匆匆地经过，就觉得他只是我生命中的过客，就像是我也只是他的过客一样。

今天，四公比以前大气了很多。有了祥和家园、美好家园等几个小小区，和几家中小型超市，显得人气旺了许多。街道也很整洁，几乎看不到垃圾。很多农民从十里八里外，背着背筐来赶场，坐车或走路，在这里和老朋友聚会，喝茶，摆龙门阵，或打贰柒拾，或打麻将，或饮酒。尽兴了，就给孙儿和家人买点好吃的回去，从夕阳下山，一直走到夜幕降临。他们的怡然自乐，让我悬着的心，放了下来。

沿着四公到彰加的乡村水泥路，我一个人怀揣一份急切步履匆匆。除了车辆和人们的说笑声，沟谷里静得只有我抑扬顿挫的脚步声了。鸟儿，溪水，鱼儿，炊烟，一直立着耳朵聆听呢，这迟来太久的脚步声。

在一个叫水井湾的地方，一只眼睛，让我的目光愈加清澈起来，让我的心情愈加饥渴起来。

这是怎样的一只眼睛？长在山岩的石缝里，像一泓潭。已经有八年没来看她了吧，她的眼神还是那么炽热、慈祥。我在她的睫毛处，蹲下来，划开漂在脸上球的竹叶。她用一捧泉，捧起了我的脸，擦洗一路的疲惫、风尘，凉凉的，暖暖的，像岳母的凉茶，岳母的手。她把一捧泉，喂到我的嘴里，我再次回到一个孩子，岳母的孩子。

见我喝好了，她才慢慢地紧紧攥住我的手，想要告诉我一些过往。我在她身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。她的声音是有温度的，给雨后的秋凉不断地吹出一丝热气。

为了赶在你爹的生日端午节那天结婚，你是2001年的6月2日，和妻子坐飞机、汽车，从广州一路颠簸回来的。

回来的那天，刚刚下了一场大雨。那时的公路是碎石路、泥巴路。到了水井湾，你和妻子又饥又渴又累，骨头像散了架。你们和岳父岳母提前打过电话，在此等他们背水靴来这里接。

你有一双多少钱都买不去的好眼睛、好眼力。这是你母亲命里赐给你的。因此，你发现了一个好妻子，善良、美丽、质朴、贤惠，发现着很多美好和善良的事物。

那时的泉眼，还没这么多野草覆盖，在一秒的时间里，你呆滞的眼神里闪过了光芒。

你告诉妻子，这眼泉一定好喝。嗯。妻子说，读初中的时候，赶场的时候，这眼泉就是救命的红苕、大米。渴了，饿了，喝两口，浑身就有力气了。还有，考试考砸了，心情不好了，这眼泉就是最好的心理医生，喝两口，一切的不如意都烟消云散。后来，我们把这眼泉叫做“神泉”。

这是你第一次饮四公的味道，第二故乡的味道。我还记得你当时的着急样、狼狽样。虽然刚下了雨，泉水有些浑浊，你还是泉边跪了下来，随手狠狠捧起一碗，狠狠地喝了下去，狠狠地喘了一口气，狠狠地啊了一声爽，狠狠地回味了一声甜。

没过多久，岳母背着水靴来接你们了。岳母着一身青布衫，盘着发髻，典型的川西农村妇女形象。岳母没上过学，不善言语，但一贯勤劳磨炼出来的坚韧、干净利落，让你由衷的敬爱。她的眼睛和这眼泉一样，每一滴都是关爱。她难得的几句问候和关切，都深深地渗透到了你的血液里。

你在心里喊：您就是我生命中的第二母亲了。

为了生计，你们和岳母聚少离多。两三年才回来一次。回来一次，也只不过小住三五天。

为了搭乘四公到成都的第一班早车，然后转火车到广州，每次临走，凌晨三点，岳母就起床为你们煮荷包蛋。还要水煮10多个，包好，叮嘱在路上吃。岳母的笑容，像灶火一样红。像你内心深处，燃烧的血。

匆匆用过早饭，你们就踏着月光和夜幕出发了。

水井湾，就像一个露天的家。她每天都站在这里张望、翘盼，等待，回家的人，离开家的人，在这里歇脚，解渴，充饥，等车……

一日又一日，一年又一年，一次又一次。

时光老去，泉眼依旧，青色得像天，像地，像我被滋养着肥沃着的故乡情结。

每次离开。我都要用矿泉水瓶子，盛上一瓶，在路上口渴，在我工作生活的城市品。瓶子不要太满，留一指头的空间，让水想我的时候，好张口和我说话，鼓励我的人生不会太寂寞，太苦涩。

只有在此时。我才能又一次真正回到了幸福。母亲走了，岳母就是我的母亲了。她从第二主角的身份，直接到了主角的身份。就像父亲母亲走了，周家院子就真真切切地成为我的第二故乡。